

next

再造新文明



艾文·托佛勒 & 海蒂·托佛勒 著
白裕承 譯

一九七〇年，《未來的衝擊》預言了現今生活的細節，往後二十七年，托佛勒以精準、一貫的思想體系提供《第三波》、《大未來》、《新戰爭論》給全球關心未來的有識之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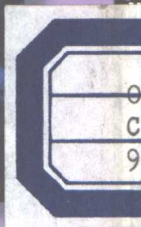
二十世紀末政治紊亂無依歸，也反映在小我人格的崩壞上，托佛勒以《再造新文明》提出警告：第二波既得

利益者和第三波開創者的大爭戰一觸即發、以「知識庫存」為財富工具的社會將取得霸權、「普識階級」會全面取代「普羅階級」……

托佛勒呼籲我們：人類不只在過渡，而是在轉型：我們要面對的不僅是一個新社會，而是一個嶄新文明的再創造。

Creating
A New Civilization

by Alvin & Heidi Toffler



ne
10

再造新文明
Creating A New Civilization

艾文·托佛勒 & 海蒂·托佛勒

&

再造新文明

艾文·托佛勒 & 海蒂·托佛勒 著
白裕承 譯

Creating A New Civilization

A Next Book/ March 1997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 1995 by Alvin and Heidi Toffler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7 by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uruer Publishing, Inc.

Copyright licensed by CRIBB-WANG-CHEN, INC./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For information address: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ISBN 957-13-2251-2

Next Books are published by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an affiliate of China Times Daily.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5th Fl., 240, Hoping West Road Sec. 3, Taipei, Taiwan.

PRINTED IN TAIWAN

000
C7
946

Creating A New Civilization

by Alvin & Hedi Tofflor

關於 n e x t

這個系列，希望提醒兩點：

- 1 當我們埋首一角，汲汲於清理過去的包袱之際，
不要忽略世界正在如何變形，如何遠離我們而去。
2. 當我們自行其是，却慌亂於前所未見的難題和變動
之際，不要忘記別人已經發展出的規則與答案。

我們希望這個系列有助於面對未來。
我們也希望這個系列有助於整理過去。

再造新文明（目錄）

前言

第三波政治：再造新文明

8

序言

二十一世紀公民指南

13

第一章 大爭戰

18

第二章 不同文明的衝擊

26

第三章 終極的替代品：知識

34

第四章 創造財富之道

第五章 物質至上？

第六章 社會主義與未來對衝

第七章 選民層的對衝

第八章 第三波議題的大原則

第九章 二十一世紀的民主

附記

40

48

62

72

82

89

107

前言

第三波政治：再造新文明

美國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重重危機，家庭體系出現了危機，健保、都會、價值體系亦然，特別是政治體系，更是在實踐層面喪失了人民的信賴。為何這許多的危機，都在這個歷史時點上紛至沓來？難道這是美國行將沒落的證明？我們是否走到了「歷史的終結」？

本書抱持著另一種觀點。美國的危機並非源自其失，而是源自其得；我們不是在歷史的終點，而是在「前」歷史的終點。

拙著《未來的衝擊》(Future Shock)在一九七〇年提出「工業社會的普遍危機」概念，之後煙囪工業裁掉一批又一批的手工工人，而正如書中首先預測到的，整個家庭結構開始崩壞，大眾媒體分眾化，人民的生活型態與價值觀也趨於多元化。美國的面貌已經截然不同。

這也就說明了，為何舊有的政治分析框架不再適用。像「右翼」、「左翼」或「自由派」及「保守

派」之類的名詞，都不復其原來的意義。如今在俄羅斯，我們將共黨人士稱為「保守派」，改革人士稱為「激進派」。在美國，經濟上的自由派可能會是政治的保守派，反之亦然。「左翼」的納德（Ralph Nader，綠黨黨魁）和「右翼」的布坎南（Pat Buchanan，共和黨極右大將），卻會聯手起來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不過意義更為重大的一件事，是政治權力日益從國會、白宮、政府機關及政黨等有形的政治架構，轉移到以電子網絡互通聲息的草根組織及媒體身上。

類此的重大變遷，無法僅以政治角度作出解釋，因為這些和家庭生活、工商企業界、科技、文化及價值觀各方面的重大變化，也是息息相關。在這個社會快速變遷、人心幻滅乃至同胞相殘的時期，我們需要有一套適用於二十一世紀的治國之道。為因應這個變局，本書提出斬新而有力的一套架構，一旦這套架構為人了解，我們就能採取實際措施，形塑未來更重大的變局，去主宰之而非受其宰治。

當今變局的一大特色是速度；這是個瞬息萬變的時代，一切都是快節奏，即使書本的命運也是一樣。

一九九四年十月本書由進步暨自由基金會發行限量教育版本，其後不到一個月所舉行的大選，讓紐特·金瑞契（Newt Gingrich）一躍成為美國眾議院議長。此一發展使得本書成為報章及電視爭相報導的焦點，因為本書不僅是由金瑞契作序，並且是在他推介給國會議員及美國民眾的一份「書單」之列，和《聯邦論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法國政治家兼作家）的著作等政治學經典著作並列。

此外，金瑞契在一場接一場的演講及記者會中，都提到我們一九八〇年的著作《第三波》（*The Third Wave*），也就是本書部份內容之所本，他稱許之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富開創性的著作之一」。

大選的結果加上本書的問世，讓媒體爭先恐後的想要探究我們和金瑞契是什麼交情，在公眾眼中，我們的政治立場，和他的立場有大相逕庭之處。記者一再追問，多奇怪呀，像你們這樣的社會思想家、未來主義者，竟會和金瑞契這種保守派政治家有所關聯。保守派不是都想回復舊制嗎？

這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並不盡然如此，事情沒這麼簡單。

搞不懂金瑞契為何呼籲美國民眾讀我們的書（我們反對在學校祈禱，贊成墮胎權）的人，以及搞不懂我們為何以金瑞契及其夫人瑪莉安這樣的朋友為榮的人，這篇簡短的前言就是最好的答案。

我們認識金瑞契有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了。一九七〇年《未來的衝擊》出版後，一名頭髮略長、兩鬢濃密如貓王的年輕助教，從喬治亞州飛來參加我們在芝加哥一場教育座談會的演說。他對我們的書印象深刻，主動要和我们結識。他的首度競選公職是好些年後的事。

一九七五年，我們應國會議民主黨人士之請，以未來主義及「前瞻民主」為主題，為參眾兩院議員舉辦了一場座談會。我們邀請了金瑞契，他大概是我們認識的眾多未來主義者中唯一的共和黨人，而他也到場了。

這場座談會催生了「國會未來意見交換論壇」（Congressional Clearinghouse on the Future），這團體後來的共同主席之一是年輕的參議員高爾，也就是現任副總統，他使得資訊基本建設的必要性躍而為

全國性議題。

其後的歲月中，我們和金瑞契夫婦私交甚篤，彼此間不僅針對特定政治議題舌戰，也在廣泛的社會理論、哲學、世界大事及未來變遷上爭論不休；許多次吵到不可開交之際，突然間會相視大笑起來。金瑞契被媒體描繪為保守陣營的薩馮納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中世紀義大利佛羅倫斯的殘暴宗教領袖），但他具有狂熱份子身上少見的一個特質，也就是高度的幽默感。

我們和金瑞契夫婦的交往密切，彼此間的理性互動則包羅萬象、針鋒相對。紐特的興趣層面至為廣泛，從太空計畫、恐龍、剛出道檢察官的辦案辛酸、學習理論、軍事史到好萊塢電影，而政治更是不消說。也就因此我們很有得爭辯，論爭時雖未必然意見一致，但至少理路為之清晰不少。

紐特曾說，我們和他的觀點可能有八成的交集，但對另兩成卻礙難苟同，我們相信他也跟別人講過這樣的話。後來這同異比例隨情況不同而有懸殊的起伏。

金瑞契也許不是美國政壇最聰明、最以學識見稱的人，但無疑是一時之選。他曾是歐洲史及環保研究教授，所思所見率皆出以長遠眼光，在演說中不時都會用到「文明」、「革命」這樣的大字眼。金瑞契和多數只會向後看的歷史學家不一樣，也和僅著眼於下屆選舉的政客有異，他誠如夫子自道的是個革命性思考的人，也是個保守派的未來主義者。他既為未來主義者，即使眼前正有一場戰術性的仗要打，也仍能出以戰略性的目光，前瞻三、四十年的時間。

職是之故，把金瑞契視為又一名政客的選民、大眾、新聞記者或政壇人士，其實是受到誤導而未能明

察真相。不管你喜不喜歡他的意見（他有時會衝口而出，第二天才為失言而懊惱），金瑞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以及美國在接下來這個世代要何去何從，都作了深長而嚴肅的思考。

我們執筆寫作這本《再造新文明》，有必要在此表明我們既非共和黨人，也非民主黨人。我們不僅有時會和金瑞契切磋一番，更感到高興的是在這次大選之後，國會民主黨團開始對我們的理念重燃興趣。他們邀請我們前往討論第三波的政治意義，並開始把本書列入參考書目。他們當然知道我們和金瑞契的長久交情，而紐特聽聞我們在和民主黨對話的消息時，說「那再好不過了」。未來原本就不是任一政黨的禁臠。

這本小書將闡明，我們為何認為美國的政治已到下一個大步飛躍的時候了。這不是民主黨對共和黨，或是左派對右派，或甚至自由派對保守派的問題，問題比這些要大得多。我們認為，有必要更加明確區分誰是想要重拾那一套已經行不通舊制的守舊人士，誰又是準備好要轉換進入我們所稱的「第三波」資訊社會的政治家。

全球性競爭所意味的是，世界不能再回到裝配線工業社會那樣講求服從領導、統一樣式、官僚主義、霸道經濟的時代。第三波並不只是科學技術和經濟學的問題而已，還牽動到道德觀、文化、理念、社會建制以及政治結構。一言以蔽之，第三波意味著人世的一大轉型。

工業革命使舊有的許多政治結構為之陵夷，同樣的道理，知識革命及其所帶來的第三波轉變，將對美國等許多國家造成相同影響。體認到這個歷史現實的政黨及團體，將可活存下來，形塑子孫的未來，而昧於這個現實的人，會被歷史的洪流所吞沒。

序言

二十一世紀公民指南

紐特·金瑞契

一九九〇年代掀起了一波波的歷史性政治變局與政權興替，從蘇聯帝國的解體、義大利二次大戰後政治建制的垮台、加拿大執政黨在一九九三年大選中的潰不成軍（其國會席次從一五三席銳減至兩席）、四十年來一黨獨大的日本自由民主黨的分崩離析（以及新改革風潮之起）、美國總統獨立候選人裴洛的興起，到美國一九九四年的大選變局皆屬之。各國政局及政權一再、再而三產生令人驚異不置的變化。

從政者、政治專欄作家及學院人士，似乎都被這場巨大變局弄得手足無措。權重一時的當道勢力嚐到失勢落魄之苦，這自然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舊時代捱受的苦痛使得新時代的展望為之失色。這並不是什麼新鮮現象。胡森加（Huizenga）所著的《中世紀的衰微》（*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指出，如今在我們回顧起來，文藝復興是史上一個璀璨輝煌、令人摒息的創新時期，但對當時人而言，他們看到的卻是既有秩序崩壞的可怕景象。同樣的，中國禮教社會自一八五〇年代以降的崩解，在當時也被視為是倫

常綱紀的可怕廢弛，而不是邁向更豐富、更開放的新興未來的前奏。

艾文及海蒂·托佛勒，二十五年來以教學、演講及寫作前瞻未來，他們讓世人得以把當前的種種亂象，放在一個充滿活力、令人振奮的未來世界的正面框架中來看。他們第一本暢銷書的書名《未來的衝擊》，成了指涉當前巨大變局的通用詞語（若以銷售比例來說，此書在日本比在美國還暢銷）。《未來的衝擊》喚醒人們注意到，急遽的變遷讓世界各地人們有手足無措之感，無論個人、企業、社羣或政府，都時常因之而變得不知何去何從。

托佛勒夫婦即使只寫出《未來的衝擊》一書，已經足以躋身重要的社會評論者之列，然而他們的下一部重要作品《第三波》，對釐清認識這個時代作出了更重大的貢獻。托佛勒夫婦在《第三波》中，從觀察世事更向前一步，提出了預言性的理論架構。他們以歷史宏觀的角度來看待資訊革命，將之和農業革命及工業革命這兩次重大轉型相提並論。根據托佛勒夫婦的看法，我們正經歷著歷史上第三波重大變遷的衝擊，也就因此我們正處在創造一個新文明的過程之中。

托佛勒夫婦正確地了解到，資訊的發展及傳佈，已經成為人類最主要的生產及權力活動。從全球財經市場，到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所傳送的二十四小時即時新聞，以至於生物科技革命的種種突破，對人類健康及農業生產造成的衝擊，幾乎在每一個層面，我們都看到資訊革命改變了生活的面貌、步調及實質。

由於《第三波》使得這一轉變為人所了解，對工商業及政壇領袖採行的策略產生了巨大影響，美國以外

的中國大陸、日本、新加坡等快速成長地區，如今都致力於高科技資訊密集產業的發展。在美國也是一樣，許多企業領袖受到這本書的影響，著手重整其公司架構，藉以迎向二十一世紀。

第三波模式最重要、最成功的運用範例之一，是美國陸軍訓練及戰略思想司令部（US Army Training and Doctrine Command，簡寫為TRADOC）的史達瑞（Donn Starry）將軍在一九八〇年代初讀《第三波》，並認定托佛勒夫婦對未來的剖析正確無誤。也就因此托佛勒夫婦被邀請到TRADOC的門羅堡基地總部，和陸軍各部門的戰略思想研究者探討第三波模式。托佛勒夫婦在其近作《新戰爭論》（*War and Anti-War*）中，對這個模式有精采的論述。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二年的陸軍戰略思想發展中，第三波資訊革命的理念至關重要，我對此知之甚詳，因為我以資淺國會議員的身份，和史達瑞將軍及莫瑞利將軍（Morelli，已經作古）共事發展這些理念，後來演變成空陸作戰（Air/Land Battle）的理念。

新的陸軍戰略思想，導向了更具彈性、快速、去中心化、資訊密集的系统，這種方法評估戰況、集中資源、運用訓練有素但去中心化的統帥領導，來壓倒仍處於工業時期的敵人。

一九九一年，全球目睹了第一場第三波軍事系統對上過時的第二波軍事機器的戰爭。沙漠風暴是美國及盟軍一面倒殲滅伊拉克人的一場作戰，這主要是因為第三波系統無可置疑地證明了，第二波的精密防空系統，一碰上第三波的隱密式戰機就發揮不了作用。溝壕防禦的第二波陸軍，碰上第三波的鎖定及後勤作業資訊系統，就只有任人宰割的份。這場戰爭的一面倒態勢，可以和一八九八年時在蘇丹的奧都曼城（Omdurman），第一波的回教王朝軍隊大敗於第二波的英國埃及聯軍一事相提並論。

雖然跡象一再顯示，政治、經濟、社會及社會福利各方面都在產生劇變，但各界對托佛勒夫婦的洞見的重要性，顯然仍沒有多大認識。多數的美國從政者、新聞記者及評論作家，都對《第三波》的緊要性視而不見。若談到要將第三波人類變遷的理念，有系統的融入政策規劃、競選政見及政府運作之中，更是少之又少。托佛勒第三波模式的未能善加運用，讓我們的政治陷於挫折、消極、抑鬱及灰心喪志的困境中。

世界大局的客觀變化，和政治當局的故步自封之間產生的落差，正侵蝕著政治制度的體質。除了第三波的理念，沒有別的分析架構，可以說明工業世界普遍可見的政局混亂與困頓現象。我們找不到用以傳達我們所面對難題的語言，沒有長遠眼光可以勾勒出值得奮鬥爭取的未來，也遍覓不著一套可以縮短減輕轉型期苦痛的方案。

這並不是什麼新鮮的問題。我在一九七〇年代初，開始和托佛勒夫婦攜手發展一個稱為「前瞻民主」的理念，當時我是西喬治亞州立學院的年輕助理教授，對歷史和未來的交會極感興趣，而這是政治學及政府在理想境況下的精髓所在。二十年來我們致力發展一套側重未來的政治學，讓民眾對之有所了解，好讓美國從明顯式微中的第二波文明，順利轉型到新興、但有待進一步界定與理解的第三波文明。

這個過程比我二十年前所料想的要艱辛緩慢得多。儘管有著種種困難，但第三波政治及政制的發展，對自由的未來及美國的未來至關緊要，因此乃是勢在必行。

我雖是國會的共和黨領袖，但在解決種種問題以利美國轉型進入第三波資訊革命這項要務上，我認為不是共和黨人或國會的專利。民主黨籍的市長如密瓦基市的諾奎斯特（Norquist）及費城的藍多